

三國志

人物全傳 [4]

「紀傳版二十六史」 國學網精校本

「西晉」 陳壽 撰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三國志

人物全传

[4]

吴书

〔纪传版二十六史〕 国学网精校本

〔西晋〕陈寿撰 周殿富主编 尹小林点校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志人物全传 / (西晋) 陈寿撰.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1
(纪传版二十六史 / 周殿富主编)
ISBN 978-7-80769-200-3

I. ①三…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
纪传体 IV. ①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082 号

【纪传版二十六史】

三国志人物全传

[西晋] 陈寿 / 撰

出 版 人 田海明 朱智润
主 编 周殿富 副 主 编 尹小林
执行主编 武 学 点 校 尹小林
责任编辑 宋 春 张 原 侯娟雅 张艳玲
特约编辑 李 莉 马小奔 李广超 孙懿新
编辑统筹 汪晓京
装帧设计 张亚力 迟 稳
发行总监 张国平 营销总监 赵秀彦
责任印制 刘 银 范玉洁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 87331056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83.5
字 数 896.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200-3
定 价 178.00 元 (全四册)

目 录

第四卷 吴书

- 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977
 孙 坚 / 孙 策
- 卷四十七·吴主孙权 997
- 卷四十八·三嗣主 1029
 孙 亮 / 孙 休 / 孙 皓
- 卷四十九·刘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弟壹
 弟翯 壹子匡 1059
- 卷五十·妃嫔 1069
 孙破虏吴夫人 / 弟景 / 吴主权谢夫人 / 权徐夫人 / 父琨
 权步夫人 / 权王夫人 / 权王夫人 / 权潘夫人 / 孙亮全夫人
 孙休朱夫人 / 孙和何姬 / 孙皓滕夫人
- 卷五十一·宗室 1077
 孙 静 / 子瑜 / 子皎 / 子奂 / 孙 贲 / 子邻 / 孙 辅
 孙 翊 / 孙 匡 / 孙 韶 / 孙 桓
- 卷五十二·张昭 弟子奋 子承 子休 顾雍 子邵
 孙谭 孙承 诸葛瑾 子融 步骘 子阐
 1089
- 卷五十三·张纡 子玄 孙尚 严峻 裴玄 程秉
 阚泽 唐固 薛综 子珣 子莹 1111
- 卷五十四·周瑜 鲁肃 吕蒙 1124
- 卷五十五·程普 黄盖 韩当 蒋钦 周泰 陈武 子表

董袭 甘宁 凌统 徐盛 潘璋 丁奉	1145
卷五十六·朱治 朱然 子绩 吕范 子据 朱桓 子异	1162
卷五十七·虞翻 子汜 子忠 子耸 子曷 陆绩 张温 骆统 陆瑁 吾粲 朱据	1174
卷五十八·陆逊 子抗	1197
卷五十九·吴主五子	1214
孙 登 / 孙 虑 / 孙 和 / 孙 霸 / 孙 奋	
卷六十·贺齐 全琮 吕岱 周鲂 钟离牧	1226
卷六十一·潘濬 陆凯 弟胤	1243
卷六十二·是仪 胡综 徐详	1256
卷六十三·吴范 刘惔 赵达	1264
卷六十四·诸葛恪 滕胤 孙峻 孙綝 濮阳兴 ...	1271
卷六十五·王蕃 楼玄 贺邵 韦曜 华覈	1292
上三国志注表	1307

三国志卷四十六

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

孙坚 孙策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①。少为县吏。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②，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渚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③。

①《吴书》曰：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蔓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②《灵帝纪》曰：昌以其父为越王也。③《江表传》曰：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

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①。汉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将兵讨击之。儁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②。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③。

①《献帝春秋》曰：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②《吴书》曰：坚乘胜深入，于西华失利。坚被创堕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骢马驰还营，踣地呼鸣，将士随马于草中得坚。坚还营十数日，创少愈，乃复出战。③《续汉书》曰：儁字公伟，会稽人，少好学，为郡功曹，察孝廉，举进士。汉朝以讨黄巾功拜车骑将军，累迁河南尹。董卓见儁，外甚亲纳，而心忌之，儁亦阴备焉。关东兵起，卓议移都，儁辄止卓。卓虽惮儁，然贪其名重，乃表拜太仆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进曰：“国不宜迁，必孤天下望，成山东之结，臣不见其可也。”有司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何也？”儁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非计，臣之所急也。辞所不堪，进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迁都之事，初无此计也，就有，未露，何所受闻？”儁曰：“相国董卓为臣说之，臣闻之于相国。”有司不能屈，朝廷称服焉。后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质天子公卿，儁性刚，即发病而卒。

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

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①。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汉朝录前后功，封坚乌程侯^②。

①《魏书》曰：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②《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

灵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①。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②。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③。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

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④。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鲁阳城。当进军讨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幔于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阵，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⑤。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幘，乃脱幘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幘冠冢间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梟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⑥。阳人去鲁阳百余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潜润之言，还相嫌疑^⑦！”术蹶蹶，即调发军粮。坚还屯。卓惮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拒雒九十里^⑧。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⑨。讫，引军还，住鲁阳^⑩。

①《江表传》曰：坚闻之，拊膺叹曰：“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

②案《王氏谱》，叡字通耀，晋太保祥伯父也。

《吴录》曰：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叡举兵欲讨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叡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所得赏，不足以为衣服，诣使君更乞资直耳。”叡曰：“刺史岂有所吝？”便开库藏，使自入视之，知有所遗不。兵进及楼下，叡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叡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

③《英雄记》曰：咨字子议，颍川人，亦知名。

《献帝春秋》曰：袁术表坚假中郎将。坚到南阳，移檄太守请军粮。咨以问纲纪，纲纪曰：“坚邻郡二千石，不应调发。”咨遂不与。

④《吴历》曰：初坚至南阳，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此语与本传不同。

⑤《英雄记》曰：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诸将闻而恶之。军到广成，去阳人城数十里。日暮，士马疲极，当止宿，又本受卓节度宿广成，秣马饮食，以夜进兵，投晓攻城。诸将恶惮轸，欲贼败其事，布等宣言“阳人城中贼已走，当追寻之；不然失之矣”，便夜进军。城中守备甚设，不可掩袭。于是吏士饥渴，人马甚疲，

且夜至，又无堑垒。释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惊，云“城中贼出来”。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定无贼，会天明，便还，拾取兵器，欲进攻城。城守已固，穿堑已深，轸等不能攻而还。

⑥《江表传》曰：或谓术曰：“坚若得洛，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故术疑之。

⑦《江表传》载坚语曰：“大勋垂捷而军粮不继，此吴起所以叹泣于西河，乐毅所以遗恨于垂成也。愿将军深思之。”

⑧《山阳公载记》曰：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戇，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孤昔与周慎西征，慎围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孤时上言其形势，知慎必不克。台今有本末。事未报，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以为西方可一时荡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便还，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虏谓安定当数万人，不知但靖也。时又上章言状，而孙坚随周慎行，谓慎求将万兵造金城，使慎以二万作后驻，边、韩城中无宿谷，当于外运，畏慎大兵，不敢轻与坚战，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儿曹用必还羌谷中，凉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坚，自攻金城，坏其外垣，驰使语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时亦自以计中也。而渡辽儿果断葵园，慎弃輜重走，果如孤策。台以此封孤都乡侯。坚以佐军司马，所见与人同，自为可耳。”艾曰：“坚虽时见计，故自不如李傕、郭汜。闻在美阳亭北，将千骑步与虏合，殆死，亡失印绶，此不为能也。”卓曰：“坚时乌合义从，兵不如虏精，且战有利钝。但当论山东大势，终无所至耳。”艾曰：“山东儿驱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锋不如人，坚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⑨《江表传》曰：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

《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

《江表传》曰：案《汉献帝起居注》云“天子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又太康之初孙皓送金玺六枚，无有玉，明其伪也。

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此六玺所封事异，故文字不同。《献帝起居注》云“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此之谓也。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安得总其说乎？应氏《汉官》、皇甫《世纪》，其论六玺，文义皆符。汉宫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气，加以神器秘宝，辉耀益彰，盖一代之奇观，将来之异闻，而以后不解之故，强谓之伪，不亦诬乎！陈寿为《破虏传》亦除此说，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玺殊名，与传国为七者也。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吴降而送玺者送天子六玺，曩所得玉玺，乃古人遗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玺，今以无有为难，不通其义者耳。

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

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⑩《吴录》曰：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遣会稽周隅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隅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会稽典录》曰：初曹公兴义兵，遣人要隅，隅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后与坚争豫州，屡战失利。会次兄九江太守昂为袁术所攻，隅往助之。军败，还乡里，为许贡所害。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岷山，为祖军士所射杀^①。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

①《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岷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吴录》曰：坚时年三十七。《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坚四子：策、权、翊、匡。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①。

①《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坚有五子：策、权、翊、匡，吴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

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①。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②。

①《江表传》曰：坚为朱儒所表，为佐军，留家著寿春。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②《魏书》曰：策当嗣侯，让与弟匡。

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①。太傅马日磾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术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策昔曾诣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尝衔恨。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②。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于历阳，策又徙母

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③。

①《吴历》曰：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讎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经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纾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讎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江表传》曰：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术谓策曰：“孤始用贵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策遂诣丹阳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②《江表传》曰：策说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③《江表传》曰：策渡江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时彭城相薛礼、

下邳相笮融依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融屯县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战，斩首五百余级，融即闭门不敢动。因渡江攻礼，礼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复合众袭夺牛渚屯。策闻之，还攻破能等，获男女万余人。复下攻融，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牛渚营。或叛告融曰：“孙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将于兹乡策。策遣步骑数百挑战，设伏于后，贼出击之，锋刃未接而伪走，贼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策因往到融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贼于是惊怖夜遁。融闻策尚在，更深沟高垒，缮治守备。策以融所屯地势险固，乃舍去，攻破繇别将于梅陵，转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①。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②。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阳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阳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③。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④。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⑤。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⑥。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⑦。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

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①《江表传》曰：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②《吴录》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泉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策自讨虎，虎高垒坚守，使其弟舆请和。许之。舆请独与策会面约。既会，策引白刃斫席，舆体动，策笑曰：“闻卿能坐跃，剿捷不常，聊戏卿耳！”舆曰：“我见刃乃然。”策知其无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舆有勇力，虎众以其死也，甚惧。进攻破之。虎奔余杭，投许昭于虏中。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臣松之案：许昭有义于旧君，谓济盛宪也，事见后注。有诚于故友，则受严白虎也。

③《江表传》曰：策遣奉正都尉刘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诣许，拜献方物。

④《吴录》载策使张纮为书曰：“盖上天垂司过之星，圣王建敢谏之鼓，设非谬之备，急箴阙之言，何哉？凡有所长，必有所短也。去冬传有大计，无不悚惧；旋知供备贡献，万夫解惑。顷闻建议，复欲追遵前图，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怵然，想是流妄；设其必尔，民何望乎？曩日之举义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响应者，董卓擅废置，害太后、弘农王，略烝宫人，